

# 中國煉金術管窺

鄭宜峯

## 摘要

在廣泛的煉金術（Alchemy）概念下，中國煉金術具備屬於自身特色的文化系統。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記載的相關內容，是可以一窺早期中國煉金術的重要著作。本文係就《內篇》中有關煉金術的思維與技術，進行探討。《史記》提到「丹砂可化黃金」獲致長生效果的事件，多少揭示出中國煉金術的原始信念，《內篇》所載「黃白術」、「金丹法」即黃金與白銀的煉化之術，係延續此一信念，以丹砂為關鍵物質，混以多種礦物熔煉後，產生某種看似黃金或白銀的合金，並透過祭儀行為，賦與神聖性後，出現成仙等神異現象，並長生不老。因為「金丹」是中國煉金術的極致，故「煉丹術」就成為中國煉金術的代表性稱呼。

中國煉金術深具宗教性特徵，並非單純地以物質科學就可以理解，這是人類心靈對長生不老的深切渴望，從而轉化為具象的操作儀式，除模擬自然現象演變過程外，亦想像超時空意識者的存在，祈禱賜與神異力量，以扭轉世俗之醜，臻神聖之境。

**關鍵字：**黃金、煉金術、煉丹術、黃白術、金丹、外丹

## Abstract

This essay is to examine the thinking and techniques of Chinese alchemy which were recorded in *The Inner Chapters of the Baopuzi*—an important book about early Chinese alchemy written by Ge Hong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Chinese alchemy was a unique cultural system. The original belief of Chinese alchemy was more or less revealed in an event of creating gold elixirs of life from cinnabar disclosed i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is belief continued in the recording of alchemy skills of refining "the Yellow and White" and "the Jindan" in *The Inner Chapters*. Cinnabar was the key substance used by alchemists. It was combined with a variety of minerals through burning and transformed into compound metal which looked like gold or silver. The compound metal was sanctified through rituals and was believed to have longevity and as an elixir of immortality. As "Jindan" were the ultimat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alchemy, Chinese alchemy received the other name "lian dan".

Chinese alchemy was deeply related to religion. It was not merely science but specific ceremonies arising from human's profound quest of immortality. The practice of alchemy was not only a simulation of natural evolution but also an imagination of a higher power, praying for mystical powers to turn earthly imperfection into sacredness.

## 壹、前言

煉金術（Alchemy）在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傳統與傳說，其實質內涵相當複雜並帶有神祕性，煉金術並非冶金之術，也不等於化學。德國化學家、化學史學家、柏林理工大學教授漢斯-魏爾納-舒特（Hans-Werner-Schütt）在其專著《尋求哲人石-煉金術文化史》中指出，煉金術起源於希臘宗教、哲學，與埃及宗教等理念結合後，衍生出對各種物質進行化合、轉化的技術。

煉金術的代表性內涵，相關步驟大致為：一、燒煉出黑色熔渣「四原體」（Tetrasoma），代表一種沒有特徵的呈現；二、在四原體添加入銀粉繼續燒煉，猶如在土壤中播種的意義，實際上就是增白、白化的過程，也是淨化過程，可以產生閃亮銀白色物質，代表陰性；三、再加入金粉，並放進「神水」溶液中，進行染黃的過程，形成金黃色物質，是一種更高目標的超級金，代表陽性。最後還有一個步驟稱為 Iosis 的染紅或染紫過程，將超級金轉化成紅色的「哲人石」，可用以轉化一般金屬成為黃金。<sup>1</sup>

在煉金術的早期論述方面，除了希臘亞里士多德、斯多葛學派等哲學理論頗有著墨外，埃及哲學家、煉金術士蘇西莫斯（Zosimos，公元第3-4世紀）有關煉金術的理論與技術實務上的論著與資料，尤其值得吾人參考，舒特更是廣泛引用，以做為探討煉金術文化的重要內容。<sup>2</sup> 本文試圖探討的是，在廣泛的煉金術概念下，中國古代的情況究竟如何？舒特肯定地說：

中國的煉金術通常叫做煉丹術。他顯然是內心修煉活動與薩滿儀式以及遠古冶煉傳統的結合而產生的一種現象，最初出現在鐵匠和爐工的群體之中，其動機顯然是古代人對長生不老藥以及擺脫一切人生煩惱的特別強烈的追求。

他特別介紹東晉葛洪（公元283-363年），可以視為中國煉丹術的蘇西莫斯<sup>3</sup>。中國道藏研究專家也是化學史家陳國符在「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中也總結性指出，《道藏》所收金丹外丹黃白術（中國煉金術），「其中並無現代化學之元素觀念，亦不能分別純粹物質與混合物質，凡物理性相近之物即視為同一物質。此則皆與西方之 alchemy 相同者也」。<sup>4</sup>

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所著《抱朴子內篇》是記載並總結中國早期煉金術內容比較豐富的論著。本文擬從《抱朴子內篇》管窺中國煉金術的思維面向與技術梗概，初步理解中國煉金術的基本模式。

## 貳、中國煉金術的基本概念

中國古代煉金術時有所見，相關傳說歷代不絕，歷史文獻中，最早記載相關活動是在《史記》「封禪書」中所錄：

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sup>5</sup>

1 漢斯-魏爾納-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頁41-63。

2 漢斯-魏爾納-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頁68-119。

3 漢斯-魏爾納-舒特（Hans-Werner-Schütt）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頁255-256。

4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12月，頁396。

5 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三）書》，三民書局，2008年2月，頁1472。

這是方士李少君對漢武帝（公元前 140 — 前 86 年在位）的建言。其中提到「丹沙可化黃金」，明顯地可以視為煉金術，然而相關技術的說明卻是相當隱晦，只以「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略為帶過煉金程序。詳言之，就是說透過「祠竈」此一祭祀行為，自然地會產生某種特殊物質或力量（古人或注之為鬼物，或謂精怪），讓「丹沙」可以轉變成為「黃金」，聽起來頗為神異。在此擬進行延伸解釋，「祠竈」表面上雖是一種祭祀行為，但如果從技術層面來看，應該存在著爐火燒煉的具體作業；而「致物」則應解釋為，經過燒煉之加熱反應後產生某種新物質，故前提必定有某些燒煉物投入，此即所謂「丹沙諸藥齊（劑）」，而「黃金」就是那種新物質。

依前述記載，我們發現，不論是否有其他物質加入，「丹沙」是煉金術最關鍵的要素。丹沙即丹砂、硃砂、辰砂等，以現代礦物概念來說，是呈現紅色固態的汞硫化物 (HgS)，為何能成為煉金術最關鍵的要素，頗值得吾人探討。從汞硫化物做為燒煉物來看，初步我們可以明白，李少君煉金術產出的顯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黃金 (Au)。他煉金的目的是為了製造飲食器皿，再透過此一「黃金」器皿，於盛食飲食的同時，將器皿的特殊屬性，服入人體，人體吸收特殊屬性後，得延長壽命。從表面上來看，有人認為這是將「不朽金性」轉化入人體的作用，如葛洪就直陳：「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外物以自堅固」<sup>6</sup>。「假求外物以自堅固」應該就是李少君認定「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最簡單的理由吧！不過細思後，若只是為了金性

轉移的話，李少君其實可以直接用黃金打造飲食器皿，如此豈不更為直接？看來強調透過丹砂煉化物，以獲致益壽效果，其背後應該另有值得探討的因素。針對此一問題，葛洪也表示了類似疑惑，於是他特別請益他的老師鄭隱：

余（葛洪）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偽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sup>7</sup>

葛洪的問題，鄭隱除解釋以經濟考量外，最關鍵的當是「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另，有關丹砂的特殊性，葛洪提到：「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sup>8</sup>；他也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sup>9</sup>。亦即丹砂產生的長生益壽效用，在方士的眼中是高於黃金，甚至「丹精生金」，黃金是來自丹砂的精華所產生，丹砂被視為黃金之母體。另一方面，自古以來丹砂就被視為珍貴物料，經常用於禮制品與墓葬品<sup>10</sup>，這是古代人們普遍存在的價值觀，從而建構出丹砂在人們心中尊貴而神秘的地位。因此李少君的煉金術核心概念，其實是丹砂（或與諸藥劑）的煉化之術，故後世有「煉丹術」之稱。

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1。

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6。

8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2。

9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196。

10 金正耀，《道教與鍊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5月，頁177。

### 參、「丹砂可化黃金」的技術性思考

誠如葛洪之師鄭隱所說：「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sup>11</sup>，煉金術的目的雖不在製作黃金致富，但後世也不乏因為煉金術發展出的人造金銀技術，淪為有心人製造偽金銀充作流通貨幣的情形。<sup>12</sup> 本章節擬進一步討論「丹砂可化黃金」背後可能的技術原理，以及此間所謂「黃金」究何所指。

古代方士認為「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這裡指涉的除了是一種信念外，多少也是生活或生產經驗的總結。亦即丹砂與自然金在自然礦物情況下有時確實會有共生關係，這是從丹砂礦床的地質情況來看。春秋時代齊國下卿管仲（約前 723 或前 716 – 前 645 年）已經有礦物共生的認知：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sup>13</sup>

先秦時期人們可以靠著丹砂所在尋獲自然金，當時大多是從河床中淘取丹砂或沙金。由於金的比重高於丹砂，故「其上有丹砂者，其下有銑金」<sup>14</sup>。雖丹砂處可能發現自然金，然則「丹精生金」、「以丹作金」終究或許只能是一種信念而已，畢竟丹砂（HgS）與自然金（Au）若要發生「元素互變」<sup>15</sup>的情況，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幾乎沒有可能性。不過，以丹砂為汞硫化物成份來看，丹砂可煉出汞（Hg）金屬，就不足為奇，這種技術先秦時期或已有之，葛洪提到：

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sup>16</sup>

可見從丹砂提煉出水銀對當時方士來說，應該算是熟悉的技術，只是在當時一般人們的眼光裡，覺得頗為神奇罷了。而提煉出水銀，再與他種金屬產生汞齊合金，或許就是「以丹作金」的技術關鍵所在。葛洪在《抱朴子內篇》特別紀錄了稱為「黃白術」的黃金燒煉之術幾種，茲舉其中較早期黃金凝煉法的步驟：

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搗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蚓蟻土及戎鹽為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為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為簞，又以盛丹砂水。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並汞，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sup>17</sup>

11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6。

12 蓋建民，《道教科學思想發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頁176。

13 《管子》，四部叢刊初編第347冊，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頁71-72。

14 金正耀，《道教與鍊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5月，頁179。

15 一般來說，煉金術或煉丹術幾乎都是化學作用，元素不會改變；「元素互變」則是原子核物理學上的問題。

1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2。

1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8。

依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胡孚琛的解釋，這個化學反應的第一步，便是冶煉出銅砷合金以做成容器（筩）。第二步，在銅砷合金鑄成的容器中灼燒「丹砂水」<sup>18</sup>，如此一來，就會增加銅砷合金中金屬銅的比例，形成金黃色的顏色與光澤。第三步，再將以上生成物搗碎後，加入丹砂與水銀產生分散劑作用，俾令水銀與銅、銅砷合金混合得更為均勻，以生成汞齊。<sup>19</sup>因此，在古代方士的觀念裡，丹砂與汞是凝成黃金的最後關鍵要素，不過丹砂在以上煉金過程中，形成反應之影響性似乎不若汞來得直接。

前章節所提李少君「丹砂可化黃金」之說，從現代科學眼光來看，似乎是誇大的，這或許只能視為方士們共同信念而已。所謂「黃金」的實質內涵不必然指涉為自然金（Au），而是金黃色的合金產物，只是這種合金產物的性質對方士來說，與自然金並無差異。鄭隱曾回應葛洪提問「作之則非真」的疑義：

夫作金成則為真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為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sup>20</sup>

在鄭隱的觀念中，只要煉出來的金黃色合金產物，堅硬如金，裡外一致，就是真黃金，其實這也是古代方士們的共通想法。另外，胡孚琛認為，「黃白術一開始只是在其他金屬表面以汞齊鍍金或仿造黃金的顏色和光澤的方術。煉丹士所謂丹砂可化為黃金，多是以丹砂抽汞作金汞齊的鍍金方法」<sup>21</sup>，若就鄭隱的觀點來看，只是「外變而內不化」，並非真正的黃白術。

## 肆、「金丹黃白術」的神聖性

中國道藏研究也是化學史專家陳國符認為，最初「金丹法」與「黃白術」在技術上其實沒有差別，他指出：

丹即丹砂，即紅色之硫化汞。金丹者，丹砂而可製黃金（藥金）者，如黃帝九鼎神丹等金丹，皆可製黃金（藥金）。金丹作法，須用飛鍊。所謂飛者，即簡單之昇華；或數物加熱至高溫，同時所得產物，即行昇華也。此種黃金，為黃色物，自漢至晉認為與真黃金相同。至唐初，稱此種黃金為藥金，並知識別藥金與真黃金之法。<sup>22</sup>

顯然中國煉金術「黃白術」來自「金丹法」實踐而自然衍生的技術，也與古代礦業冶金的經驗傳承有關。葛洪《抱朴子內篇》「黃白」章節提到這項技術的隱秘性：

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為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sup>23</sup>

起初「黃白術」之稱係隱晦用詞，主要原因是方士們不想讓一般人知其實質，保守技術的秘密性。葛洪坦白指出他因為「貧苦無財力」等因素，而無法進行實際燒煉。但是他堅信：

18 《抱朴子內篇》「黃白」章節所謂「作丹砂水法」：「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膏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其實是丹砂混雜其他礦物的做法，非單純丹砂水。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9。

19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5月，頁290。

2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6-287。

21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5月，頁288。

22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12月，頁370。

2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3。

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以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為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為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為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為猿，為沙為龜，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為淵，深谷為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為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sup>24</sup>

在方士們的眼中，「更改為異物者」是天地間很自然而然的。黃白術煉化一般金屬變成黃金白銀更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不過，葛洪也舉案例表示，雖然黃白術事實上存在，但不是所有實際操作黃白術的例子都會成功。對此他的解釋是：

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閒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為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sup>25</sup>

黃白術的定位具備一定的神聖性，除了必須經由有經驗者指導明確的操作技術外，操作者本身也要有一定的知識，與純淨的心態，更要在潔淨神聖之地實施。其實這與之前章節曾經提到過的「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sup>26</sup>的觀念有關，亦即黃白術是為了實踐金丹法的過程或基礎，過程不能離開神聖性。所以說，「今能為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sup>27</sup>。

《抱朴子內篇》「黃白」章節中除紀錄有之前舉「砷銅合金」凝成黃金方法之外，尚有「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角裏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小兒作黃金法」等黃金凝鍊法，大致不出各種金屬化合為合金的過程。另有「務成

子法」，更在黃金凝鍊過程的紀錄外，也記錄了服食與神異現象的部分，從而說明黃白術發展初期具備超越世俗層面的宗教意義。葛洪也清楚指出：「凡作黃白，皆立太乙、玄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sup>28</sup>這似乎就是若李少君「祠竈則致物」的一貫思想罷了。

既然黃白術與金丹法的實踐有關，然而金丹究何所指？葛洪《抱朴子內篇》「金丹」章節開章明義：「余考覽養生之書，鳩集久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為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sup>29</sup>言下之意，金丹就是指「還丹」與「金液」這兩件事，也就是成仙之道。而金丹的特性是「燒之愈久，變化愈妙」；用來服食，可以「沾洽榮衛」（即直接進入生命之氣），以遂長生，只是當時的人不若方士們那樣相信此事。葛洪較具體指出金丹的內涵大概是「黃帝九鼎神丹」、「太清神丹」、「金液」等。他介紹「黃帝九鼎神丹」的效用與神聖性：

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玄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為約，啞血為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緞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謗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耳。……

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屍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sup>30</sup>

24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3-284。

25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5。

2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6。

2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7-288。

28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289-292。

29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0。

30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4。

顯而易見，為了長生而服用神丹，必須善擇地點，以潔淨身心，並進行神聖的祭儀，才能進行煉丹。黃帝九鼎神丹簡稱「九丹」，葛洪說明九丹的內容：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鹽、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七之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屍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山川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缺盆汁和服之，九十老翁，亦能有子，與金公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即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sup>31</sup>

審度以上內容，對照《黃帝九鼎神丹經訣》<sup>32</sup>來看，葛洪只是簡述九丹的內涵與作用，內容頗多神異，實在不是現代常理可以理解。另，有關「太清神丹」的特色，葛洪則指出：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兒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輝輝，神光五色，即化為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sup>33</sup>

所以太清神丹係為「九轉丹」、「還丹」，所謂「九轉」就是昇華九次<sup>34</sup>，而實質內容已無可考，服食後更會有「白日昇天」的神異境界，其亦免不了需要透過祭儀產生效用，葛洪說，「為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sup>35</sup>。至於「金液」的製作，葛洪認為較前述二種神丹更為容易：

九丹誠為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隔，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為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為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人仙也。<sup>36</sup>

31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4-75。

32 《道藏》，上海書店，1988年3月，頁18-795至18-799。

33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7。

34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12月，頁380。

35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76。

36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84。

其中，「金液」的製作材料中會用到自然金，這也是別於二種神丹的部分。金液的製作與作用大致內容如下：

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並用玄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受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百日成，服一兩便仙。

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為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為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為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為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為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sup>37</sup>

一旦煉出金液後，可以再與其他物質混煉後，除可以產出黃金外，亦能產出銀。其神異性也與二種神丹一樣，服之可以超凡入聖。

## 伍、結論

從以上討論的內容中，我們發現中國煉金術「黃白術」係構成「金丹法」的物質基礎，其技術內涵主要為各種礦物的化合反應作用；而凝煉成金黃色的合金或化合物，是轉化為金丹的重要徵候，再以此步入長生不老與仙境。此外，凝煉成「黃金」或「金丹」，其致長生或神異力量，係來自於神聖祭儀所賜。

中國早期煉金術相當重視丹砂的象徵與取用，故有人認為這是「煉丹術」之稱的原由；惟進一步來看，葛洪總結出的金丹法更具體說明了中國煉金術的實質內涵與目的，應該才是「煉丹術」之稱的合理根據處。

中國煉丹術深具宗教性特徵的背後，說明煉丹術並非單純地以物質科學就可以理解，這是人類心靈對長生不老的深切渴望，從而轉化為具象的操作儀式，除模擬自然現象演變過程外，亦想像超時空意識者的存在，祈禱賜與神異力量，以扭轉世俗之醜，臻神聖之境。

## 引用書目

1. 漢斯 - 魏爾納 - 舒特 (Hans-Werner-Schütt) 著，李文潮、蕭培生譯，《尋求哲人石 - 煉金術文化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
2. 陳國符，「中國外丹黃白術考論略稿」，《道藏源流考》，中華書局，1963年12月。
3. 韓兆琦注譯，《新譯史記（三）書》，三民書局，2008年2月。
4.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
5. 金正耀，《道教與鍊丹術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5月。
6. 蓋建民，《道教科學思想發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3月。
7. 《管子》，四部叢刊初編第347冊，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8. 胡孚琛，《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5月。
9. 《道藏》，上海書店，1988年3月。

37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中華書局，2007年10月，頁82-83。